

蘇聯對亞太地區的政策

畢英賢

前言

蘇聯共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蘇共第二十二五次代表大會上，曾就蘇聯的亞洲政策作出概括性的說明：「前此五年中，黨中央特別注意發展與亞洲國家的正常的和儘可能友好的關係……今後，蘇聯仍要積極參與尋求鞏固亞洲和平與安全的途徑、發展該地區平等合作的途徑。在這方面，我們將在雙邊接觸的範圍內和多邊的基礎上，從事努力^①。」

這段話隱隱地描繪出蘇聯整個亞洲政策的輪廓。從這些文字中，人們知道了：從七十年代初，蘇聯已「特別注意」亞洲，而且仍將積極參與亞洲事務，其目的在建立正常或友好關係，其手段為雙邊接觸或多邊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大力經營歐洲，無力在世界其他地區追求其遠程戰略目標。因此，蘇聯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政策目標在防衛其遠東地區，削弱美國在中國、韓國及日本的勢力。一九四九年，中共叛亂得逞，美國在中國大陸的影響完全消失；一九五〇—五一年，北韓在中共的協助下，試圖把美國勢力逐出朝鮮半島，結果失敗。從此，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駐留成為鐵的事實，蘇聯欲驅無力。至六十年代中期，莫斯科與北平關係已由不和轉向分裂，相互成仇；同時蘇聯的軍事實力與潛力也已強大，因此其亞太地區的政策目標與行動方針亦隨之變更。在蘇聯新形成的亞太地區政策中，反中共性質似乎已超過反美。誠如中共聲言，「包圍中共」乃是蘇聯當今亞洲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但絕非唯一或最後目的。事實顯示，從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蘇聯確已開始「重視」亞太地區事務。蘇聯一方面增加中蘇邊界與遠東的軍事力量^②；另一方面倡導組織「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迄南越、高棉及寮國相繼淪入共黨統治，蘇聯似乎獲得進入東南亞的跳板，一些堅定反共的國家諸如菲律賓等也改變了對蘇聯及中共的態度，建立了新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也形成了蘇聯與中共鬥爭的新形勢。今年十月中旬中共與日本所訂「和平友好條約」換文生效；十一

註① 「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資料」Materialy XXV Sessii KPSS (Moskva, 1976), 第十四、十五頁。

註② 一九六三年蘇聯遠東與中蘇邊界地區祇駐有十二個編制額不足的師；一九六九年已達四十五個師，配以戰略與戰術空軍及核子武器。

月蘇聯、越南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中共二號頭目鄧小平席不暇暖地從東北亞趕到東南亞，重新引起了人們對亞太地區形勢的注視。

蘇聯企圖在亞太地區扮演什麼角色？能够扮演什麼角色？為了解答這些問題，則必先確定蘇聯亞洲太平洋地區政策的主要因素為何？蘇聯在該地區的戰略目標是什麼？其執行政策的手段與限制如何？

確定蘇聯亞太地區政策的背景因素

蘇聯自稱也是亞洲大國，欲在亞太地區扮演主角。這一點可以從三方面加以說明。

蘇聯亞太地區政策是蘇聯國家政策的組成部份，主要是基於地理因素。蘇聯地理的弱點是：缺少不凍海港；缺少安全疆界；鄰近衆多不太友好的國家^③。為克服這些缺點，俄國領導人經常追求三個目標：（一）尋求不凍港；（二）避免兩面作戰；（三）建立緩衝國家。這些目標不僅貫串在沙皇的對外政策中，而且也統治着當今蘇共政權的對外政策。

近年來，蘇聯不斷強調，它不僅是歐洲國家，而且也是亞洲國家，因此，它不僅要在亞洲扮演區域性的角色，而且要以世界性的角色在亞太地區出現。就純地理形勢言，蘇聯也是一個亞洲國家，這是事實。蘇聯目前所佔據的領土從歐洲延綿到亞洲，形成北半球的整塊土地。在亞洲與中國、韓國為鄰，其太平洋海岸靠近日本。但是，在文化與歷史上，俄國絕非亞洲國家，殆無疑義。蘇聯在西伯利亞的城市，諸如海參崴、伯力或葉爾庫茨克，都是歐洲人所建立的，大部分居民也都是歐洲人。在政治結構上，西伯利亞係屬「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其首都遠在歐洲的莫斯科。

對當今蘇共政權領導集團而言，如果韓國政府與蘇聯持敵對態度，則蘇聯的遠東地區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證。而且，蘇聯目前的遠東政策，自帝俄時代開始，就一直把日本和中國作為其主要目標。蘇聯在對日本和中國的關係一旦受挫，在遠東就會完全陷於國際性的孤立，而使西伯利亞及濱海地區不斷受到威脅。

就歷史因素言，蘇聯的對外政策與帝俄的對外政策沒有基本的差異。如果把蘇聯對外政策視為俄羅斯傳統對外政策的延續，那麼其中心就在於「俄羅斯歷史性的擴張主義傾向」^④及「奇特的俄羅斯救世主義」^⑤。俄國在第十八與十九世紀中，向太平洋方向

註③ 蘇聯與十七個不太友好國家相鄰，在五百哩之內尚有十數個。見·加斯特蓋爾 Curt Gasterger，「蘇聯全球戰略」*“Soviet Global Strategy*，載*Survival*，一九七八年七八月號，第一五九頁。

註④ 賀斯查 G. Huszar，編「蘇聯的力量與政策」*Soviet Power and Policy*（紐約，一九五五），第三三三頁。

註⑤ 湯姆金 S. Tomkins，「從彼得大帝至啟蒙時期的俄人民態」*Russian Mind from Peter the Great Through the Enlightenment*（Norman, 1953），朱可夫。

尤甸 X. Joukoff-Eudin，費謝爾 H. Fisher，「蘇俄與西方，一九一〇—一九一七年」*Soviet Russia and the West, 1920-1927*（Standford, 1957），前二十一十一頁。

進取，掠奪了中國大片領土；一九〇四年首次與日本交戰；一九四五年再次衝突。在傳統上，俄國一旦奪得他國領土，從不放棄。因此，中俄間的領土問題與日俄間的領土糾紛仍將繼續成爲蘇聯在遠東地區主要關切的重點。

最後，蘇共意識形態對國際政治的體認是：現今的國際關係乃是兩個社會經濟體系間的關係，易言之，乃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同時，蘇共認爲，這兩個相互競爭體系的相對關係，不斷發生有利於社會主義體系的變化。在蘇聯基地以外的任何「革命」皆可以弱化資本主義，增加蘇聯的相對力量。

根據蘇共的理論與戰略，「東方」在蘇共的世界革命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⁶⁾。「通往巴黎之路係經由北平與加爾各答」這句話，雖不是由列寧親口說出，但可以清楚地說明了亞洲各地區在蘇共世界共產革命的時間表上的重要性。按照蘇共的教條，在西方資本主義毀滅與崩潰之前，必須先摧毀其在亞洲的「殖民帝國」。史達林說，「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抗中，「殖民地」乃是帝國主義的後方與預備隊。「要贏得一場戰爭，不僅要在前方獲勝，而且要使敵人的後方與預備隊發生革命」⁽⁷⁾。因此，他警告蘇共黨人「不要忘記東方」。現今的蘇共領袖們大多是在史達林時代成長並接受教育而在赫魯雪夫時代崛起的。他們相信，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將會在全球獲勝，但他們仍期待東西方力量的對比，繼續發生變化，直到蘇聯佔優勢。同時，蘇共把亞洲某些國家內的親蘇共黨，甚至其他各式共產主義，皆視爲摧毀非共產世界的因素；并把共產主義的進展，視爲蘇聯權力政治的成就。這就說明了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其亞洲政策的制定所發生的作用，亦可由此窺見蘇聯亞太地區政策的一些指導原則。

蘇聯亞太地區政策的目標與實行手段

自六十年代末期以來，蘇聯在亞洲以對付中共爲主。若說蘇聯對亞洲的政策就是蘇聯對中共的政策，雖不很確切，但却有相當真實性。概括地說，蘇聯在亞太地區的政策目標包涵：(一)包圍中共，對它施加壓力令其對蘇聯妥協；(二)爭取越共與韓共，使它們在中共與蘇共爭執中傾向莫斯科；(三)使日美聯盟弱化、使日本與中共不過份密切、誘使日本援助開發西伯利亞；(四)與「東南亞國協」國家⁽⁸⁾改善關係，阻止中共在該地區的擴張；(五)使蘇聯成爲亞洲的超級大國，主宰亞洲政治。

至於蘇聯如何實現其既定的目標，可從政治、經濟及軍事三方面加以探討。

首先在政治方面，蘇聯於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提出，建立一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構想。蘇聯當初企圖建立此一安全體系的基本目標不外爲了：(一)排斥中共在亞洲的影響力；(二)拉攏不結盟國家、中立國家，分化並爭取自由國家，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力量

註⑥ 列寧曾寫過「論亞洲是世界風暴的泉源」、「亞洲的醒覺」、「論東方的民族革命與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等論文；史達林也寫過「不要忘記東方」的著名論文。

註⑦ 史達林，「馬克斯及民族殖民問題」*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Colonial Ques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第一一五頁。

註⑧ 「東南亞國協」會員國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及菲律賓。

：(1) 然後，在亞洲建立起一個受蘇聯支配和以蘇聯武力為後盾的安全體系。當時，中共在把布里茲涅夫所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比作杜勒斯的「軍事集團條約」，指責其為「侵略、干涉、欺負亞洲國家和人民的工具」⁽⁹⁾。實際上，「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設計一方面是為了填補美國逐漸脫離亞洲所遺留的「權力真空」，一方面「包圍」中共。至今，這一構想仍不能為大部分亞洲國家接受；更談不上有任何程度的成就。

蘇聯對任何國家的「經濟合作」，不僅是為了謀求它本身的經濟利益，也是實行其政策與戰略目標的工具，對發展中國家尤然。蘇聯會與很多國家訂有貿易及援助協定，但與亞太地區的非共國家，蘇聯除於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對印尼作過較重大的經濟援助外，其餘皆極有限⁽¹⁰⁾。蘇聯對這一地區內非共國家的貿易額，除日本外，皆不甚高。茲以一九七〇年及一九七七年兩年，比較如下：

蘇聯對亞太地區非共國家的貿易（百萬盧布）⁽¹¹⁾

	一 九 六 九	○ 一 九	七 ○ 一 九	一 九 七 四	七 ○ 一 九	七 ○ 一 九
	貿易總額	蘇聯出口	蘇聯進口	貿易總額	蘇聯出口	蘇聯進口
緬甸	四·四	三·〇	一·四	四·五	一·四	〇·六
印度尼西亞	二九·五	四·五	一·五	三一·七	七·六	一四·一
馬來西亞	一一二·六	一·六	一一·〇	一三六·四	八·六	一二七·八
新加坡	八·四	五·五	二·九	一六·七	一三·九	一二·八
泰國	三·四	二·六	〇·八	八·四	五·九	一·五
菲律賓	六五一·三	三〇一·四	三一〇·九	一〇八·一	一·八	一〇六·三
日本	一一四·一	一一九·七	八五三·四	一四四·四		
尼泊爾	一一四	一〇〇	一〇八			

註⑨ 匪「人民日報」，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日。

註⑩ 蘇聯經援東南非共國家實況如表（百萬美元）：

蘇聯經援開發中國家總額	一九五四—一九六六	一九六七—一九七四
蘇聯經援東南亞	五·四五三	四·一五七
	一三二	一三七
	一五五	一〇三

註⑪ 「一九七〇年蘇聯對外貿易年鑑」（莫斯科，一九七一年），第十一至十二頁。・「對外貿易月刊」（莫斯科，一九七八年），第四期附刊「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Communist Stat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id and Trade in 1974, Special Report No. 23, February 1976.*

在右表中，日本是已開發的工業國家，其餘為開發中國家。一九七〇年中，東南亞開發中國家對蘇貿易總額（一億六千八百三十一萬盧布），只佔蘇聯所有對開發中國家貿易總額（一十九億八千一百五十萬盧布）的百分之五·六而已。至一九七七年，東南亞國家與蘇聯貿易總額的絕對數字雖然增加了（三億一千五百八十八萬），但在蘇聯對開發中國家的貿易總額（八十三億三千三百二十六萬）^⑫中所佔比例，反而降為百分之三·七。至於日本，一九七〇年對蘇貿易額（六億五千二百三十萬）佔蘇聯對已開發「資本主義」工業國家貿易總額（四十六億九千四百萬）的百分之十三·三二。到一九七七年，兩國貿易的絕對數字（一十二億九千七百四十萬）亦已增加，但在蘇聯對西方已開發工業國家貿易總額（一百八十七億四千七百二十萬）^⑬中所佔比例，反而降為百分之十二·四。

蘇聯在亞太地區的貿易不但數量少，而且以進口為主。在東南亞，則以購進戰略物資為主，例如馬來西亞的橡膠。在該地區的經濟領域內，蘇聯殊難與美國及日本較量。因此，蘇聯在亞太地區的主要弱點在缺乏操縱該地區政治形勢的經濟桿桿。在軍事援助方面，從一九五五至一九七四年間，蘇聯對開發中國家共提供約一百二十億零一千萬美元的援款。在東南亞國家中，蘇卡諾控制下的印尼獲得最多，約十億零九千五百萬美元，其次高棉獲得一千萬元，寮國約五百萬元；而緬甸所獲蘇聯軍援更是微不足道^⑭，這些國家沒有像其他地區的開發中國家派遣人員到蘇聯接受訓練。訓練外國政治、軍事、特別是經濟及科技幹部也是蘇聯影響其他國家政策態度的重要手段。

在這種情勢下，蘇聯領導似乎認定，擴張蘇聯在亞洲的勢力範圍最佳途徑莫過於擴大蘇聯太平洋艦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海軍力量主宰太平洋。毫無疑問，蘇聯有意向太平洋上美國海軍優勢挑戰，並揚威於亞太政治舞台。

近年，蘇聯太平洋艦隊的實力業已大增，其基地有三處：海參崴（Vladivostok），蘇維埃港（Sovetskaya Gavan）及彼得諾帕夫羅夫斯克（Petropavlovsk），共有七百五十五艘戰艦，包括一百二十五艘潛艇（五十艘核子動力潛艇）、十艘巡洋艦、三十艘驅逐艦、五十艘驅逐護航艦。太平洋艦隊中，二百四十個單位是支援船隻，這增加了該艦隊的遠航能力。今年，蘇聯海軍陸戰隊的人數也已增加，加強了兩棲作戰能力^⑮。

蘇聯領導當局擴張太平洋艦隊，是希望有一天，把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轉化成政治影響力。

蘇聯亞太地區政策的成敗

註^⑫ 同前註。

註^⑬ 同前註。

註^⑭ 資料來源，見註^⑩。

註^⑮ 「基督教言報」，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第十九頁。

在東北亞，蘇聯原期望使日美聯盟弱化、誘使日本援助開發西伯利亞，使日本與中共關係不過份密切。照目前形勢看，這三方面皆無明顯成就。對日本安全言，日本除了與美國保持良好聯盟關係外，別無他途。捨棄美國，聯合中共對付蘇聯，毫無意義，聯合蘇聯對付中共更是不可思議。目前，中共畏懼蘇聯的擴張，因此暫時支持美日聯盟關係；日本國內反對美日聯盟的壓力也較往昔降低。在開發西伯利亞問題上，若無美國參加，日本不願單獨進行。日本期望美國參加，一面在使其經濟報償得以保證，一面在防止蘇聯的政治壓力。而美國在美蘇關係未獲重大改善之前，則不願參加開發西伯利亞。不錯，近年來日蘇貿易額已不斷上升；日本也在幾個西伯利亞開發工程項目上給予十多億美元的貸款，然而這與蘇聯的期望與需求，相去甚遠。

蘇聯在防止日本與中共關係過份密切方面，也遭遇失敗。一九五六年日蘇發表聯合聲明，終止兩國間的戰爭狀態、重建外交關係，並期望儘快進行談判簽訂和平條約。但是，由於「北方領土」等問題，日蘇和約至今未見締結。近年來兩國關係頗不融洽，日蘇和約遠不可期。日蘇關係的疏遠，促成中共與日本關係的親近，於是在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雙方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十月中旬鄧小平訪日並交換了條約批准書。蘇聯曾試圖阻止在東京與北平的「和平友好條約」中包含「反霸條款」，但是失敗了。這個條約的訂立使蘇聯更加担心中共和日本（甚至包含美國）結成反蘇聯盟的可能性。

在日本與中共簽約之前，蘇聯會屢次警告日本，謂將視含有反霸條款的「和約」為反蘇行為，蘇聯有權採取報復措施。但自東京與北平簽約後，蘇聯的反應不若一般預期的那麼強烈。事實上，蘇聯的反應倘過於猛烈，則將使日本及東協國家更加對其疏遠；但其反應倘過於柔弱，又可能促使亞太地區的反蘇活動加速發展。中共、日本簽約後不久，蘇聯政府喉舌「消息報」說，這一條約已奠下中共與日本反蘇聯盟關係的基礎；且為中共干涉日本對外政策啓開了方便之門^⑯。蘇聯認為，美國一些喜歡玩「中國牌」的有力人士，也是該約的幕後支持者^⑰，該報又說，這個條約共有五條，其實祇有第二條才具有實際意義，該條規定：「任何一方……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中共所指其他國家顯然是蘇聯，因為中共在其「憲法」中已正式宣佈要組織反蘇的國際統一戰線^⑱。

蘇聯會採取或將採取何種報復？事實極為明顯，蘇聯首先報復的目標是日本。不過在採取報復措施時，蘇聯將遵循一個原則：不使蘇聯自身利益受到損害。例如，不准日本在蘇聯兩百浬漁業區內捕魚，對蘇聯無害，對日本却是一個威脅。蘇聯也許不會立即對日本採取更激烈的措施，以免使日本與中共更相接近。

蘇聯在爭取北韓方面未亦見成效。北韓與中共接壤，在韓戰中，由於中共起而對抗美國，北韓政權才得以苟存，因此不會輕易

註^⑯ 潘朵娜（Yu. Bandura），「令人懷疑的交易」*“Sommeljnaya Sdelka”*，「消息報」，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五日，第四頁。

註^⑰ 華西涅夫（Yu. Vacilev），「論日中條約」，「消息報」，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三頁。

註^⑱ 潘朵娜，「危險的傾向」，「消息報」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三頁。

與中共疏遠。韓共頭子一向在北平與莫斯科之間維持中立立場，以鞏固其獨立地位，如今自不會甘願充當蘇聯的忠實附庸。同時，在「統一韓國」問題上，金日成與莫斯科方面的意見並不一致，金日成企圖利用一切手段統一朝鮮半島；蘇聯領袖則不願北韓使用武力，以免破壞其所玩弄的「和解」政策。赫魯雪夫統治末期，為迫使北韓離開北平，傾向莫斯科，曾中止其經濟援助，結果反使北韓投入中共懷抱。七十年代初期，布里茲涅夫企圖利用貿易手段，使北韓離開中共，亦未見效，北韓在經濟方面轉向非共產國家，特別是日本，使其對蘇聯的經濟依賴性降低。

在東南亞，蘇聯的成就也極微小。儘管莫斯科已與東南亞非共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但並未能阻止這些國家與中共交往，目前祇有印尼與中共的關係，仍在凍結中。近年來，蘇聯與東協各國的經濟關係雖有增進，但是速度不大，因為蘇聯的貨品在東南亞很難找到市場。另一方面，中共却以大量稻米銷於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同時，在經濟領域內，蘇聯沒有力爭與日本或美國爭影響力。一九七七年八月，東協高峯會議時，日本福田首相前往參加，可見日本在這一地區的經濟勢力仍將擴大。在短期內，蘇聯難以匹敵。

在中南半島上，高棉因與越南發生軍事衝突而明顯地倒向中共，有人將此種武裝衝突，比作中共與蘇聯間的代理戰爭。蘇聯為從南面圍堵中共，鼓勵越共實現「印支聯邦」夢想，企圖把高共與寮共納入其勢力範圍。越南於一九七七年九月開始對高棉採取軍事行動，中共不欲越共野心得逞，乃公開支持高棉。這便導致了中共與越共關係的惡化。

蘇聯與越南的友好合作條約

蘇聯對東南亞政策的焦點在越南。越南已成為一個統一的共產國家，也是目前該地區最強的國家，其軍隊久經戰爭，且裝備有蘇聯及美國的武器。自從越戰結束後，中共與越南關係日益惡化，至一九七八年夏達於極點。北平停止對越南的一切經濟的援助，撤回在越南工作的中共專家。雙方在邊境構築工事，集中兵力，皆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一九七八年十月以來，已發生多次衝突事件。中共與越共的分裂，可視為蘇聯在東南亞與中共爭奪勢力範圍的一項重大勝利，也是蘇聯包圍中共的一項成就。中共認為，在越南當局每一個反中共步驟的後面，「都有着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巨大陰影」，蘇聯要把越南「拖進它的霸權主義軌道」。蘇共早就把越南說成是「社會主義在東南亞的鞏固前哨」，是「東南亞甚至整個亞洲和平與進步的重要因素」^⑩。中共領袖指稱越南為「東方的古巴」^⑪。

十一月初，越共總書記黎箇及總理范文同雙雙訪問莫斯科，與蘇聯首腦會談，其主題之一顯然是就東南亞地區的局勢和對「東

註⑨ 「紅旗」雜誌評論員：「從越南反華看蘇聯的戰略意圖」，轉載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第三頁。

註⑩ 徐向前，「提高警惕，準備打仗」，原載「紅旗」，一九七八年八月號，轉載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頁。

協「國家的政策，交換意見。此外，中共與日本的「和平友好條約」已正式生效，鄧小平訪日本之後將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蘇共領導要聽取越共方面的意見，商討對策。結果，雙方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及六個經濟協議。根據這些協議，蘇聯將協助越南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大型國民經濟項目，並制定經濟與科技長期合作的主要方向。但是，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友好合作條約」^②。

蘇越友好條約共有九條，為期二十五年，如在期滿前一年，沒有一方提出廢止條約效力的聲明，則自動延長十年。研究該條約後，下面幾點特別值得注意。

一、雙方誓言，推行共產主義運動。該條約前言說，「確保建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最有利的國際條件」，「支持：和平、民族獨立、民主及社會進步的一切力量」在共產黨人的理解中，社會進步運動就是共產主義運動。

二、越南承認蘇聯為共產宗主國。在條約原文內，「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一語出現三次，而黎筭於十一月三日在克里姆林宮宴會上，數度講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②。近年來，由於「歐共產主義」擯棄「國際主義」認為承認國際主義就是承認蘇聯共黨的領導地位。越共屢次談及「國際主義」，至少在口頭上，承認蘇聯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老大。

三、蘇、越軍事結盟。條約第六條寫道：「一旦雙方中之一方成為攻擊的目標或攻擊威脅的目標，締約雙方將立即進行相互協商，以消除這種威脅和採取相應的有效措施保障兩國的和平與安全。」條約公佈後，很多國際性報刊把這個條約評為「具有軍事同盟的性質」。尤其是「攻擊威脅」一詞難以界定，而蘇越雙方根據該約所採取的「相應的有效措施」，自然不會排斥軍事措施。中共對這件事當然不會輕易放過。十一月八日，鄧小平在曼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抨擊蘇越條約。他聲稱，「蘇越條約不僅針對中國，並且針對更大的範圍，旨在威脅亞太地區」，是「蘇聯全球戰略在亞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將增加亞洲古巴的霸權行為」^②。十一月「新華社」發表述評說，在推行區域霸權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活動中，越南當局需要自己的後台更加牢靠。在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中，莫斯科則希望自己在東南亞的前哨更加穩固；「條約就是在這大霸、小霸雙方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互有迫切需要的時刻出籠的」^②。

中共叫囂，蘇越條約的主旨之一是「包圍」中共。這種說法也不假。為慶祝蘇越條約的締結，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本人及蘇共「真理報」皆這樣說，值此中共領導人針對越南社會主義建設製造重大的新困難之時，蘇越兩國的「友好力量」及「社會主義大

註①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友好合作條約」，「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日，第一頁。

註② 「黎筭在克里姆林宮宴會上的談話」，「消息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日，第二頁。

註④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註⑤

家庭」團結的力量，具有特殊意義^②。越共頭子在克里姆林宮，學着蘇共頭子的腔調，對昔日「恩主」痛加指責說，北平盡力與「帝國主義及法西斯走狗」建立新同盟，這一新同盟的矛頭對着「社會主義體系」、「民族獨立運動」^③。越共所指的新同盟顯然是指最近生效的日本與中共間的「和平友好」條約而言，而日本無疑就是越共口中的「法西斯走狗」。此處再一次顯示，蘇共集團對中共與日本間的「和平友好條約」是多麼不滿。

正當越南黨政首領仍在莫斯科與蘇共領袖們握手言歡之時，中共實際權力掌握人匆匆走訪東南亞，企圖拉攏東協國家，擧起反蘇情緒。事實上，鄧小平此行一無所成，沒有贏得任何一國對北平的支持。中共雖然表示支持東協國家和其他國家所提倡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區，但是北平政權仍支援東南亞地區親北平共黨的非法活動。這使東南亞國家對中共的態度不得不存疑。

從過去幾個月所發生的事件看，東南亞已成為強權爭取的目標，更成為蘇共與中共鬥爭的場所。

結論

總的說來，蘇聯在亞太地區的經營，至目前為止，收穫極少，其原因：(一)蘇聯與中共不和，中共成為其追求亞洲目標的重大阻力；(二)亞太地區的情勢比較穩定，共黨難以混水摸魚；(三)蘇聯在該地區缺少有效手段，例如貿易、經濟及科技援助；(四)蘇聯在外交上缺乏彈性，例如對中共與日本不願作任何讓步以改善彼此關係。七十年代初，日本面臨「尼克森震撼」，對美國不滿，此時蘇聯如願意在「北方領土」問題上作出讓步，則蘇日關係定能改善。對中共關係亦然，蘇聯甚至不願意象徵性地從邊境調走部份軍隊，以改善與中共「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

但是，蘇聯在對外政策方面有一個特性，那就是：專心一志追求既定的對外政策目標，對亞太地區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在未來的幾年內，蘇聯的亞太地區政策可能沿着下列軌跡進行：

- (一)繼續倡議與推行「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但不可能有重大成就；
- (二)力圖改善與日本的關係，如簽訂和約，爭取開發西伯利亞的合作；但「北方領土」問題仍是最難以克服的障礙；
- (三)繼續爭取東南亞國家；但是，缺乏經濟槓桿，且難與美日較量；
- (四)加強在該地區的海軍軍力與活動；但是，蘇聯在本土以外沒有海軍基地，越南雖然已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條約」，至其是否讓蘇聯使用美軍留下的基地如金蘭灣等，似仍不無疑問。

從以上客觀形勢看，蘇聯欲在亞洲地區建立其影響力，仍是困難重重，更遑論成為主宰亞洲的霸主了。

^② 註「布里茲涅夫講話」，「消息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日；「兄弟人民的團結」，「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③ 同註^②。